



苗青摄



山村新闻

初冬银杏黄

■贺先枣

新闻导语：干海子村66名村民自行选出了新的村主任。这次选举是在乡里没有安排，县上也不知情的前提下举行的。令人吃惊的是干海子村的这次村民“自发”搞选举，竟然有着与以后才颁布的有关法律、规定有那么多相同、相近的地方；更令人吃惊的是再稍后，已经看到了有关法律和规定的乡上却敢于宣布这次选举无效。

新闻背景：干海子村一直没有通公路，22户人家，113人。多少代人都是天亮起床下地，天黑回来烧锅煮饭，吃了上床睡觉。直到近些年，才有一些年青人跑出去又跑回来，说是进城打工挣钱。没有见到这些年青人找了几个钱回来，倒是把村子里人们该有的本分丢了，带回些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的风气和东西。比如，邓家村的邓二拐，腿有毛病没有人笑话，可出家门回来把头发染成黄的，像玉米的须，就让人笑得直不起腰。高老么的女子，跑出去帮一个开衣服店的老板，老板没有赚到钱，没得钱给高老么的女子，拿给她几件衣服当工钱。那些衣服，怪里怪气，穿到身上，肚脐眼也露在外头。高老么的女子还喜欢得很，穿着那种衣裳回到干海子来“洋盘”，惹得村里人笑落了牙齿。高老么抓住他女子那一顿好打，高老么晓得，他女子把他的脸皮“臊”了，越打越有气，不是老支书出面拉住就说不定要出人命。

老支书叫高万发，好多年的支书了，后来乡上又让他兼了干海子村的村委会主任。支书也好，主任也好，村里人看来都是一样的，如果有人说还要有个生产队长，村里人会认为，还是他高万发，高万发就是百十来号村民的主心骨。村子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人“主火”，村民们习惯了，就像高万发也习惯自己具有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乡人大代表好多种身份一样。高万发能当几十年的村领导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是村里人觉得他“威信高”，威信高是人们说他做事总算“公平”，其实就是好事坏事人人有份，比如有人打架“角逆”，他就是各打五十大板；二是高万发在村里的辈份高，年龄大，村里除他之外的两个党员都要比他小十多岁。一般来说，成了爷爷辈的人做事看问题总能把住“火候”，老支书才能“主火”，早已是村民的共识。

没有想到今年却跳出个不晓得盐碱，不晓得醋酸的“冲天棒”来，说他能干干海子村的村委会主任，这个人还不到三十岁，是高万发本家的孙子辈，名叫高亮。高亮也进城打工，同其他打工的人不一样的，他打工不是老是呆在一个地方，而是到处跑，到过广州，到过上海，在省城里去打工的时间最长。回来时也没有看到他带了好多钱回来，村里人说他几年下来，“嘴劲”倒是练出来了，无论说到哪里，他总能讲出一套又一套的理由来。对还是不对，村民们说不上，是不是道理，村民们也不清楚，只晓得现在的高亮“会说得很”。

高亮说，支部书记是党员选出来的，村

委会主任是由村民们选出来的。高亮说，支书有支书的事情，村主任有村主任的责任，各负其责。

高亮说，沿海和省城边上的农村里，村委会主任是村民们投票选出来的，想选哪个人是村民自己的事情，旁边的人不能说三道四。

高亮说，哪个愿意当村委会主任，就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还要把自己怎么样当好村主任说出来，要把自己能办村民办些啥子事情说出来。村民就根据他的想法、说法，决定自己选还是不选他。

高亮说，如果他当了干海子的村主任，他就要带着村里人修一条水渠，让干海子村有一半的土地旱涝都有收成；还要带领村民修一条下山的公路，让村里人外出都坐车，药材、山货出山不再靠人背；等到村里有了钱，就把电线拉过来，要让干海子的夜里也亮起来，人家户里有电视看。

高亮说这些话不是在屋子里，不是只对几个人说，而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说，也不分时间，有人听他就说，有人问他就解释。高亮说，他见过省城边上的农村里，沿海的农村里选村主任，人家都是这么到处“演讲”的，而且是向发达国家学来的。过了没多久，全村人都晓得高亮的这些想法，好多人的心里都活动起来：说不准高亮还真能把这些事情办到呢。办到了是好事，是天大的好事呀！

高万发对于高亮的这些“天亮子”先是付之一笑，后来发现高亮天天说，把村里的人心都弄乱了，才决定给高亮打个招呼，本意是想让高亮闭上他那张臭嘴，做点正事。没想到还没说上三句话，高亮竟问老支书，敢不敢和自己一起来竞选干海子的村委会主任，三天后，全村人开会，选举产生干海子村的新村委会主任。

高亮这么一问，就把老支书惹毛了，心里说，你娃娃光看到树子长得高，不晓得树子的根根有好深。本来想到了把这件事向乡上汇报一下，转念又想，这高亮不就是一个“毛桃子娃娃”？这点事也要向乡上请教，显得我这么多年的支书白当了。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竟定下了一件干海子村的大事：三天后，全村人开会，选举产生干海子村的新村委会主任。

接下来这两天，高亮更是逢人就说他当上了主任会怎样、怎样。嘴巴说得白泡子翻，白天黑夜，张家进王家出，公开明白地说，拜托大家投我高亮一票。老支书也没闲着，他不显山、不露水，不动声色地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：把票投给我，不要，也不准投给那个“毛桃子娃娃”。

选举的结果，没有向高亮所希望的方向发展，也没有出现老支书所盼望的情形。别的地方要满18岁的人才有资格投票，但这回干海子村却规定只要“做得动活路”的人都有资格投票，投票的人群里，最小的人只有14岁。问题是，投同意老支书票的人一共只有33人，而高亮正好有33票。

这是一个哪一方也没有料到的情况。连想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现的事情，事先也就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而大家都要想得到最后的结果，怎么收场，一下把全

村人都难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都坐在泥土地上的人群里颤巍巍地立起一个人来。这是干海子村受人尊敬、让人赞美的“总老辈子”，有人说她80多岁了，有人说她90多岁了，卫高氏。

她的儿女年纪与高万发差不多，可她有一个孙儿在大城市里的大学里当老师，有一个孙女在与龙川县邻近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，孙儿孙女好多年都没回来过，但是她的孙辈们都没有忘记她。时不时，村里人都能听到他们给卫高氏又带了什么东西回来了，又寄了多少钱回来了。村里人好生羡慕，卫高氏是有福份的人，一般来说，只要有福份的人说话都有人听。

只见她站起身来，没有了牙齿的嘴巴一张一合，说了句什么话，手还比划着，很认真的样子。她身边的儿女们赶紧为她大声“翻译”说：找先生来断。

人们都听清楚了：找先生来断。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老支书和高亮。这个老支书，多少年来一直在与先生作“坚决的斗争”；高亮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回到村里后，经常把村里唯一的一个先生当成傻瓜逗着玩。现在看他们俩怎么办！这两个人也没有想到过，自己能不能当上村主任，还得由他们都看不起的先生来决断。像是在人们的意料中又像是在人们的意料外，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两个竞选者，居然同时点头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：那好吧！

新闻链接：多少年来，干海子的村民们把教书的人称为先生，把能为人把脉看病的人称为先生说乱了，才决定给高亮打个招呼，本意是想让高亮闭上他那张臭嘴，做点正事。没想到还没说上三句话，高亮竟问老支书，敢不敢和自己一起来竞选干海子的村委会主任，三天后，全村人开会，选举产生干海子村的新村委会主任。

在干海子，只有外号“邱二皮”的光棍会跳神，这是多年前是从他老那里学来的，也算是子承父业。平时大家都叫他二皮，只有请他跳神时才会叫他先生。叫他先生时，邱二皮就很高兴，因为随着一声“先生”，就会有好吃好喝，还有“红封封”，邱二皮“受活”得不得了。

但是这回人们虽然也叫起了“先生”，二皮却有点郁闷，因为以往叫先生时，不是因为有人去世，就是因为有人病了，请他去“做道场”，请他去“驱鬼驱邪”。做那些熟悉了“的过场”，他是得心应手，而今天是他断出哪一个能当村委会主任，是他从没有经历过的，得不到钱不说，关键是他不知该怎么断。

二皮毕竟是二皮，他突然想起了村庄外边那棵千年大杉树，那是棵全村人心目里的神树。树木下一直有一个三米来高的木棚，却修得像座房屋，顶上盖了几十片瓦，有门，从门外朝里看，里面只有一个木牌，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：神杉树王之位。这棵树是干海子的“风水树”，保佑着这方水土和众人。

到神树面前去抽签！此言一出，全村响应。邱二皮先在树前点上香、点燃蜡烛，烧过了纸钱，然后伏在地上向树神说明原委。磕头磕完，向树神的“通白”也就完成了。二皮从背筐拿出一个签筒，把签筒里面的竹签都倒出来，放进了两根新签，一根

签上写着：高万发；另一根签上写着：高亮。二皮再一次向树神祷告后，这才叫两个人过来摇签，摇出来的人就是新的村主任。老支书闭上眼，按照邱二皮的指点，上下左右一摇，果然有根签就飞出签筒来。二皮捡起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高亮。便大声读出声来：高亮！轮到高亮来摇签，也是按照邱二皮的指点，摇了两摇，签从签筒里跳出来，二皮捡起来，看了一眼，高声读道：高万发！

村子里的人没有想到抽签会是这样一个结果，叽叽喳喳，嘻嘻哈哈，人们乱成一团。二皮这时却冷静得很，仰面朝天，眯着眼睛，把左臂举过头，大拇指却忙着，掐完食指，又掐中指、小指。突然，他用一种人们平时从没有听到过的声音说：待吾神给你等。他从人堆里一把拖出一个七、八岁的童子娃娃，又用自己带来的背筐里取出一根油黑光滑的小木棍，他用木棍在泥土上下左右地写画了一阵，仍然用古怪的声音说：娃娃读来。原来地上有字，大家就让那小孩子读出来，这娃娃读到：小子再抽即是。

人们正在猜这写在地上的字是什么意思，二皮突然倒在地上，众人大吃一惊，他却又站起来了，对大伙说：刚才树神附身，让他“扶乩”，写在泥土上的那句话，就是树神的旨意了，树神是让娃娃来抽上一签。也顾不上问村神人们那惊愕的样子，他又是一番伏地向村神祈祷。老半天才从地上站起来，手把手地教那个小孩摇晃签筒。

这个童子娃娃是村子里高老么的大孙子，是村小学里人们公认的“读书读得”的娃娃。虽说调皮捣蛋倒也“精灵”得很，嘴巴里嚷到“晓得、晓得”，双手抱住签筒一阵猛摇，一根竹签毫无声息地飞了出来。邱二皮把竹签举过头，斜着眼睛向上看，看清楚了才大声读出来：高亮！

高万发就说：搞封建迷信得到的结果不作数，村里的人们就起哄：你自己是同意的了，现在又说这种话。如果抽到的是你，高亮也不干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一天接一天地都来选哪个当村主任吧？再说了，神树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，最好还是不要得罪树神。

高万发没有了抓拿，只得硬着头皮把这件事报到了乡上。谁知，这消息传到乡上，乡上好长一段时间竟没有任何反应。后来惊动了县上，有关领导大为光火，乡上这才派来人员，宣布干海子村的这次选举无效，村主任还是高万发。

过了很久，高亮也没有服气，几次找到乡上的干部理论，说，干海子村民们的这次自发选举，同后来才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精神完全一致，乡上干部问他，“组法”里哪一条规定要用抽签来定结果？高亮依然不服气，说，不抽签，你们说该咋办？

听到高亮一次又一次地跑到乡上问那些干部咋办！高万发就感到好笑，心里说：咋办？凉办！我这个支书未必是抽签抽到的？我这个主任也不是抽签抽到的，而是乡上让我当的！咋办！该咋办还咋办！

■马从春

秋天走到尽头的时候，银杏叶子就黄了。金黄的银杏树叶，宛如美丽的句点，从古典的日历中走来，对季节进行着缠绵绵绵的完美分割。

第一次见到银杏叶，是在读小学的时候。下午的课间，我正在翻阅向同桌借来的故事书，突然间发现里面夹着一枚外形奇特的叶子。它小巧而精致，有些发黄却不失灵动，最妙的是其扇形的迷人外观，拿在手里感觉像是个珍贵的工艺品，使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曼妙。

“等闲日月任西东，不管霜风著鬓蓬。满地翻黄银杏叶，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夏日的银杏蓬勃翠绿，郁郁葱葱的颜色，昭示着旺盛的生命力；秋天的银杏叶子渐黄，没有了绿色，却金黄可掬，给人以静美华贵之感。银杏，用自己一身素颜淡妆，演绎着季节的转换，引领我们满怀收获与感恩，向着秋天挥挥手，走向冬天的深处。

故乡寿州的大报恩寺里，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，植于唐代贞观年间，高二十多米，树龄

已达一千三百余年。每年秋天，两棵树通体金黄，枝干遮天蔽日，煞是好看。树下层层叠叠的落叶，覆盖了整个院子，好似黄金铸就一般，唯美之至。

结婚那年，妻子在院中的小花圃里种了一棵小小的银杏。春天，它发出第一片嫩芽，继而长成叶子，然后是满树青绿；夏天，有鸟飞过来，落在它上面，我在窗前伏案写作，清脆的鸟鸣不时划过；秋天，树叶变黄，院子里金光灿灿，风儿吹过，地上处处耀眼的金黄。

我以为，秋冬时节最妙的意境地上非银杏叶莫属。一棵棵落光了叶子的银杏树，光秃秃的枝叶删繁就简，树干上不带一根倾斜的枝杈，尖尖的树梢笔直地插向天空；树下堆积着大片银杏叶子，金黄而高贵地伏在地上，宛如熟睡的孩子，静谧而安详。

立冬过后，冬天的扉页已经翻开，秋天渐行渐远，美轮美奂的银杏，轻轻卸去曾经的盛装，以一种极致简约的心态迎接冬天的到来。人生又何尝不如此呢？经过春的欣喜，夏的热烈，秋天的成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，一切变得更加从容而洒脱。

朴树

■石泽丰

被推土机推出的一条新土路把我吓了一跳，但我对他的话依旧表示怀疑——一棵长了近百年的朴树被一千块钱就这样容易地换走，留下一个土坑和一路新鲜的泥土。从宿命的角度，我担心这棵树的离去，会伤了屋场的龙脉，还有那条令我望而却步的葬蛇沟在哪里？

这是队长给我说的，他说，村西头的那棵朴树被一个商人看中了，出一千块钱，我们就把它给卖了，钱放在队里作为公共资金。一千块钱作为公共资金又有何用？一棵朴树长了近百年又谈何容易？我沿着推土机推出的大道一路走去，走到二十多年前经常出入菜园的那个必经路口。朴树真的不在了，而我只从儿时的记忆中打捞它的叶脉和叶脉下的故事。

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朴树就长在菜园的一角，占地面积有30多平方米。它枝杆粗壮，光滑的树皮任周围的藤蔓缠绕着，彰显出了它温柔而又坚韧的个性。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吧，我常常跟着祖母一起到菜园子里去摘菜。我们屋场的菜园全都集聚在那一块，每家的菜园只隔一条土埂或是一道小沟。每当我在菜园子里乱跑的时候，祖母就告诫我，朴树下有一条大葬蛇，它冲撞着我，我便站着不敢动，痴痴地望着朴树，望着树枝随风而动，望着一群鸟雀落进去后又成群飞起。

最先是谁传出朴树下有一条很大的葬蛇，我不得而知，说是有一次雷雨大作之前，蛇出现了，横躺在去菜园的路口，挡去去路，被毛爷的大爷看见了，当时，毛爷的大爷被惊出一身冷汗，硬是绕道而行，结果被闪电击中，当即身亡，蛇瞬间回到朴树下，消失了。毛爷的大爷去世的时候，毛爷的爷爷还不到两岁。自那以后，蛇再也没有出

■李存刚

站在县城朝东南方向望去，首先截住你目光的是一座小山峰，峰顶耸立着一座高塔。县城四周都是山，但和围着县城的其他几座山峰比起来，它实在算不上高的，如果硬要选择一个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山的形状，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个，但决然不会想到古时的元宝——在旧时，山就叫元宝山。置身山坳里的县城，山在截住你目光的同时，也轻而易举地为你挡住了你那边呼呼而起的风雨。

有路自山脚一直通到山顶。起先是供人和牛羊行走的小道，爬坡上坎，曲曲折折地穿行在密林之间，林间藤蔓缠绕，荒草葱茏，如果没人领路，你在其中迷失是八九不离十的；早些年，小道被修整、拓宽，路面铺了水泥和石板的梯步，路两边立了水泥杆子，杆子上挂着玻璃罩的电灯，夜一黑，灯就一溜亮起来，站在县城里，那路的轮廓于是

清清楚楚地蜿蜒在你瞳孔里。这时候，你的目光会自然而然地停留在山顶，在几盏聚光灯的照耀下，山顶上的那座高塔刺破夜空，磁铁一样直吸你眼，不由得你不去瞩目。

高塔名曰文笔塔，元宝山因此便不再叫做元宝山，而改叫了文笔山。至于为什么改名，还须得从天然的历史上去寻根溯源。因为偏僻蛮荒，纷争不断，天然人自古就崇尚武功。时间不觉到了清乾隆年间，时任全州州官的是一李姓学生，李姓州官自打上任起就觉出了天然尚武轻文的弊病，想方设法力图改变，却总是无从下手。一天黄昏，李姓州官走到县城的一条小巷里，看见一形若弯月的深潭，潭水清澈无华，潭中清晰地倒映着元宝山的影子。李姓州官于是灵机一动，在元宝山顶修建一座宝塔，大力倡导为文之风。塔就叫文笔塔，而元宝山也就随之有了另外一个名字——文笔山。因为塔的存在，人们渐渐遗忘了元宝山这个本来的名字，只管它叫文

笔山；尽管没出过响当的人物，但自从塔竖起来之后，天然为文之人渐多，文风兴盛，文人辈出……都是不争的事实。

有了石板路，有了塔，登临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俗话说，世上从来不缺风景，缺的是发现的眼睛。当你沿着石板路一步步登上山顶，那感觉自是在城里远看起来所无法比拟的。终于到得山顶，你首先要做的，必定是绕着文笔塔转上一圈，或者更多圈，然后抬起头，瞻仰塔身。再放眼远望，就看到山脚下县城里的高楼和街道，你在县城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十分具体而生动的：街道宽阔，人来车往；楼房林立，鳞次栉比；穿城而过的河水清澈如斯，不疾不徐地流淌。即便是初来乍到，你可能记不住曾到过的街道，忘了见过的人，但你一定会记得文笔山。多日之后，有人再向你提及天然，你在脑海中搜索半天，然后恍然大悟：“是不是城边上有座文笔山？山顶还有文笔塔？”川西南莽莽群山之中，大大小小的县有很多个，

大大小小山不计其数，位于县城边沿、且被叫做文笔山的，独独天然有。

也就是到了山顶，你才发现，文笔山上其实不止有文笔塔，山顶也不是想象中孤绝的圆形，而是近乎对称的两个山包。文笔塔耸立在右边的山包上，山尖被削平，塔四周是平整的水泥地。

在行政区域上，文笔山属天然全县城厢镇向阳村地界。村子就在文笔山脚下，依山脚而立，一家家房屋都掩映在翠绿的树木和竹林之间。一条小溪从村子里穿流而过，小溪名叫洗脚溪，秋冬季节，溪水很细，也浑浊，像刚刚被人搅动过的泥水。春水一发，水流骤然变大，水流带走了泥沙和堆积了一冬的污物，那水质就清澈了，但声音依然是纤细的，像谁家的丫头们羞涩的私语。去文笔山的路打村子里经过，走在路上，听水声，人家户里突然传出狗吠声，驻足聆听，却分不清是谁家的狗在叫，而那水声，你此刻是再也听不到了。